



金枝玉叶

JIN ZHI YU YE

沈虎根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金 枝 玉 叶

沈虎根 著

罗 兴繪图 朱銘善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4号

上海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統一书号: R10024·2891 书号: 文0168 (高小)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4 3/8 字数 91,000

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65,000 定价 (6) 0.42元

目 录

我要在夜里得到安宁.....	1
滿师.....	5
小师弟.....	20
大师兄.....	40
鸡.....	51
新米飯.....	58
小辮子哥和我.....	69
賴子哥明光.....	85
金枝玉叶.....	95
說书家.....	107
小棋手.....	112
在集体的搖籃里成长.....	116
能人出在山窝里.....	124
后 記.....	134

我要在夜里得到安宁

我第一次学生意时，还只十二岁。

说起学徒生活的苦楚，是三日三夜也訴不尽的。每天的工作是挑水、劈柴、烧飯、抱小孩、洗尿布、倒夜壶、燙老酒……整天这样量量乱乱的干着。只有夜里的六七个小时才是我自己的时间，只有在这时我才真正尝到做人的滋味，因为这时我才能有在被窝里流流眼泪的自由，然后甜甜蜜蜜地睡着，一直到第二天。我常常在这时想：“多么难得的安宁啊！”

可是后来連夜里的时间也不完全属于我的了。

老板的儿子叫俞連发，我叫他师兄。他的老婆我叫她师嫂。我的床鋪是搭在他們房里的。这位师嫂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活象戏文里的“妖妃”。有一次她从我床前走过，自己不注意，眼睛撞在我的蚊帐杆子上。这一下可不得了啦，她立即扑在师兄怀里哭个不停，师兄就跑过来将我的蚊帐一把拉下，恶狠狠地說：

“从今以后，不許你再撑蚊帐！”

这样，我在白天乱了一天而在晚上还要喂蚊子，倦怠的身子一倒下去，蚊子就嗡嗡的围攏来，两手抓得似刨黃瓜。終于晚上也得不到安宁了。

接連一个月，身上被蚊子咬得全是疤。母亲来問我，我怕她难过，沒有对她实說。她以为我生了“癩疥疮”，还用了六蓮树根合上

猪油，調成“药料”来給我擦。这时我唯一的希望是秋天快过去，因为到冬天蚊子就没有了，就是不撑蚊帐也不要紧了——夜里的时间又是我的了。

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蚊子也渐渐地少了。无蚊的冬天快要来了，我的心里浮起一阵希望。

左盼右盼地盼到了冬天，蚊子虽然没有了，可是我在夜里仍然得不到安宁。

这师兄不知打从哪里牵了一只小狗来，起名叫“来富”，意思是

来了这只狗他们就会更加“富”起来。他爱这狗象宝贝一样，让它睡在房里。他还笑着对老婆说：“我们房间里从今多了一个保驾的啦，一个是雨墨，一个是来富。”我听了很气忿，将棉被往头上一盖，不愿再听下去。

这只狗竟和他的主人一样刻毒（大概是前一个主人教惯了），一夜工夫要大小便数次，而且一定要到房外去才肯大小便，不给它开门就会“呜哩呜哩”地吵个不休。这时师兄就要厉声地骂：



“死人，来富要解尿了，还不爬起来給开开门！”

为了这只狗，每天晚上，我总得要惊醒好几次。十二月的大雪天，无情的西北风狮子般地吼叫，吹在身上象刀刮一样，等它在房門外解完尿摇头揮尾进来睡时，我已冻得周身发麻，牙齿抖得象开机器。第二天眼睛紅得象油光桃，还得照常干活。就这样，我白天的時間被老板剝夺去，夜里的時間被这条狗剝夺去。我真恨透了这条狗，心想：“要恢复我夜里的安宁，除非将它弄死！”

几天后，我借着到后面塘里去挑水的机会，将它慢慢地誘到塘边，一把抓住領鬃毛，“扑通”抛在塘中心。我这时心里“别突别突”地跳得很凶，賽过犯了一条人命案子似的，因为从我出生以来，从沒有做过这样“杀生害命”的事。我想：“这一下可出了我这口恶气，今后夜里的時間又是我的了。”

不料，我一进門刚放下水桶，师兄劈头就是一拳，打得我鼻血泉水似地往外涌，晃了晃身子几乎倒了下去。我一面用双手按住鼻子管，一面定眼一看，只见那只水淋淋的小狗坐在門角里用仇視的眼光向我扫射。原来我把它抛到塘里时，一时心慌，忘記綁上一块石头，被它逃上了岸，而且比我先跑到店里。我想：“这一下可糟了，不知是哪个告訴了的！”

师兄板着脸，抽动着脸上的橫肉，杀气騰騰地，恨不得将我一口吞下去。他狂跳着說：

“你良心这么黑，老子也叫你吃吃苦头！”說着将我一把拖到塘边，猛地一下，“扑通”抛在水里。我在水里拚命掙扎，吞了好几口塘水，才划到岸边，抱住一根枯杨树根，然而我已經力气用尽，上半身在塘滩上，下半身浸在水里暈倒了。

“要淹死的，快拉起来呀！”有几个善良的邻妇惊得尖叫起来。

“连发！你再也不拉起来，老子也打你下水！”

“媽媽的，哪里可以用这种手段对待学生子！”周围看的人都愤愤不平起来。

师兄的父亲——老老板一看闲人已经不服气，赶紧一面假意地埋怨着儿子，一面将我拖上岸。……

等我神智有些清醒，母亲已坐在我的身边。我的家离镇上不远，大概是旁人通知了她。母亲流着泪，咬着牙齿，悲痛地说：“雨墨，你跟媽回去，不要愁，娘讨饭也会把你养大的。”

“啊——”的一声，我倒在母亲怀里哀伤地哭了。

1955年2月10日



滿 師

1946年，我十四岁那年，虽然学生意已經吃过一次“回湯豆腐干”了，但为生計所迫，再一次地由熟人介紹到陈鎮去，在一家帶賣少量西药的中药鋪里当学徒。店号叫宣德堂，老板叫宣福相。

老板一共收过六个学徒。二师兄在快到滿师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了什么事（那时我还未进店），被老板解雇了；所以现在店里只有管賬的大师兄、三师兄、我和师弟四人（另有一个师弟，以后再交代）。至于老板为啥要收这許多学徒，他曾和一位姓吳的結拜兄弟談起：“收学徒便宜呀，不拿薪水又能叫他多做生活；用个伙計起碼担把米，又不好意思叫他扫地、燙酒、倒臉水。”

大师兄是老板的開門学徒，在这爿〔bàn〕店里已經住了九年了。这长长的九年当中，他没有請过一天假；店里规定一个月理一次发，錢可以在店里支付，他却愿意拖到两个月才去理一次；人家吃一餐飯要二十分钟，他却只要十分钟；人家吃飯要用菜，他却只要淘一些隔夜的菜湯就够了。他一天到晚讲不到几句话，也不輕易走动，总是默默无言地整天守着賬桌；罵不动火，打不动气，真是一个道地实足的“老实人”。（据邻人們說：大师兄刚来时也同我們一样是个“小滑头”，是在老板手下折磨了九年才变得“老实”的。）在我进店不到三个月，他得上了肺病，經常吐出大口大口的血，死白色的脸上加上囚犯似的长头发，格外显得虛弱。他老是一动不动地坐在

賬桌上，从柜外望过去活象一个木头人。

因为老板需要象他这样的人，所以把他留在店里。过年过节，老板也叫大师兄面对面地坐下喝上一杯紅酒；而大师兄呢，总是在再三推辞不了的情况下，才很不自然地呷[xiā]上一口就走开了。他也不常和我說話，只在晚上教教我算盘。他平日不愿我服侍他，只有吐血吐得在床上不能动弹时，才叫我送点茶水。

三师兄和大师兄不同，平日爱讲笑話。比如西药瓶上 WXYZ 几个外国字母，原該讀“特勃留”“爱克斯”“外爱”“叙”，他却故意念成“大鼻头”“眼泪水”“往外挤”，惹得大家哄笑起来。他和我关系很不好，因为他很会拍老板馬屁，会在老板面前挑是挑非地讲我們不好。比如大家做成功的生意，他会在老板面前說是他一个人做的，說我們閑着不管。所以我只服貼大师兄而不服貼他，連“师兄”也不叫他一声，只叫他“云庆”。这样一来他愈发恨我，更加处处作弄我了。当然，說起来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生活細节。例如，有一个晚上，人們都睡着了，我和他两人温习完珠算，一同到茅坑头去大便。茅坑棚里面墨黑的，外面的路灯照不到里面。他先上坑解了，我站在一旁等他。当时我都急得两脚发跳了，他却故意“嗯，嗯”地哼着不肯起来。經我一番苦苦哀求，他才站了起来。哪知我一坐上坑，“啊呀！”沾上了一屁股屎，原来他故意将屎解在坐坑上。这时他还笑着說：“哈哈！叫你吃‘米田共’呀！”

当天夜里他显得有点后悔起来；他以为我是会去告訴老板的，生怕鬧出事情来。到了第二天，他竟先发制人，起了一个大清早去老板家里报告，說我将尿解在坐坑上戏弄他，害我被老板罵得头也抬不起来。我实在委屈不下，回店时就扭他到大师兄那里去評理。

大师兄显得很为难，說：“唉，大家吃着別人家的飯，都是苦惱子人，何必这样欺来欺去呢？”

真气人，他这种恶作剧只是对我一个人的。这大概因为大师兄是个老实人，又毕竟是他师兄，不好意思欺侮；而小师弟则是把他当做一个师兄来尊敬的。只有我是犟头犟脑地对他不肯服貼；虽然我們两人也有很要好的时候。

說也奇怪，尽管三师兄这样調皮，逢到我和师弟問起他：“二师兄是怎么被解雇的？……”他便会突然脸孔变色，心神紧张起来。所以每当我吃了他的亏之后，就会故意問問他这件事，使他不安不安。其实那时我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的。

老板的最小一个学徒——我的师弟，还只十二岁，和老板的大儿子同般年紀。不过老板的儿子还要躺在地上打滾，而他却要自己掙飯吃了。他既不象大师兄那样地默默无語，也不象我和三师兄那样地斗来斗去。他独个儿做他自己喜欢的一套，那就是在老板走出以后，偷点閑暗暗看看那些《大俠欧阳德》《小俠丁怪怪》《金鏢黃三太》之类的小人书；或則是学学繪画。他见了那个头发燙得象獅子狗似的老板娘，就要一次又一次地不怕重复地把她画下来。他有股孩子气，凡是他所心爱的东西就不肯让人碰一碰。比如他藏着一本从《大公报》上絡續剪下来的連环画《三毛流浪記》，我翻了几张，觉得里面三毛的遭遇和我們的遭遇一样，我再三向他借閱，他总是不肯。我对他說：“这里面的生活同我們的生活是一样的，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吧！”他也不肯，甚至当我送他一把油紙扇作为交换的条件时，他还是一个不答应。在他进店之前，我們也曾有过一个小师弟，死得很可怜，我們把对死掉那个的感情也用在他

身上了，因此都对他較好。

我們这片店里就是这样一伙人。

三师兄再过三个月就要满师了，我和师弟都很羡慕。因为满了师总比当学徒要自由些，除了不被打罵之外，还可以按月拿到一些薪水。

可是，奇怪得很，三师兄近来反而悶悶不乐起来。当我们用羡慕的眼光和祝賀的口吻对他說：“噯，总

算給你熬出头了！”他却搖頭叹气地說：“唉，到了那时再說吧！”

有时我和师弟为了引起三师兄的高兴，故意当着他的面問大师兄：“大师兄！你刚满师的那年，薪水几斗米一个月？”“五……斗……”于是我們便撐开五个手指，到三师兄面前掠几掠，意思是：你快要五斗米一个月了。哪知三师兄一扭身就跑开了。“你們尽管談这做啥？”大师兄搖頭叹气地說：“吃人家飯，哪会好得出……”

三师兄近来起床特別早，別人还是睡得很甜的时候，他就独个儿在店里踱来踱去。晚上也睡得特別迟，人家已經深入梦境了，他还半坐半睡地在那里发呆；甚至有时到了半夜光景，还会起来冲点开水喝喝。这样接連几天，人倦乏了，就安靜几夜，但不久又回到



这种状态里。我以为他病了，就問他：“云庆，你若是病了，乘老板不在店，你就闲着点，生意由我代你做。”然而他却摇摇头。

有一天半夜，我已一觉睡醒了，三师兄还在那里踱来踱去。只听见大师兄对他說：“云庆，睡吧！他对你比較看得慣，不至于会那样的。”“我也是这样想，平日我替他做了不少事情，这次对我大概不会那样毫无情义。不过他的为人啊，你也是晓得的，所以……”从此，三师兄变得疑神疑鬼起来。

三师兄的疑心病是少见的。有一絲儿的风吹草动，他就会提心吊胆地問个不清。例如老板有两个老婆，大小老婆是分开两个地方住的，老板通常是住在小老婆处。有次老板的小老婆叫了我去盘問我：“先生有沒有到大老婆那边去？去的时候有多少鈔票帶去？去了几次？拿了多少錢？……”可是等我一回到店里，三师兄就劈头問我：“师母叫你去干嘛？”我当即将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，而他仍然不相信。为了这，他特地买了一包花生米給我，和我睡在一起，問三問四地問到了半夜，我的每一句話他都要細細咀嚼、复問，迫得我只得賭咒：“我如果騙了你，将来不得好死！”这样他才停止了追問——似乎放心了。

我对三师兄的这种苦恼，又是同情，又是不了解。誰都认为“滿师”是我們当学徒的大喜事，因为滿了师就可以結束痛苦的学徒生活了。

店里的规矩是学徒不能够在店里坐的，只能站在柜台旁边等待买主。有时站得腿也发麻，便忽而左脚伸直右脚弯轉，忽而右脚站直左脚弯轉，这样輪流着让腿休息，但仍然吃不消。我們以为老板在家里过夜起得很晚，到店里每天要在九点光景，因此便想在九

点钟以前趁老板没有来，先坐一坐。哪知他有时冷不防在八点钟就到了，我和师弟被打了还不算，还害大师兄被骂了一顿，骂他不管牢我们。

学徒是拿不到一文钱的报酬的，不但如此，而且连我们家里母亲寄来的钱，也不能给老板看见。在我们买零食吃的时候，大师兄总要交代着说：“小心些！给先生看见了，要疑心你们偷钱的！”有一次天很热，乘老板不在店里，三师兄、我和师弟各买了一根棒冰，正舔得入味的时候，忽然后面铃声大作——老板在推门了。三师兄和师弟立刻将棒冰吐出，往地板缝里一塞；而我呢，不舍得丢掉，拼命的往肚里吞，吞得眼泪也流出来，第二天就肚痛下泻了。亏得是在药铺里学生意，吃药是现成的——这自然是偷吃的。

说起我们生病吃药，只有偷来吃的。如果要从老板手里讨来吃，休想有好药。有次三师兄发烧得很厉害，叫我通过老板拿几粒“地亚净”吃吃。老板却叫我拿几粒“消发灭定”搪塞搪塞。因为药片上有拉丁字母，三师兄是认得出的，所以还特地叫我碾成粉末送过去。我偷偷地告诉了他，他气得发烧发得更厉害了。（自从这次以后，我和他的关系初步地有了好转。因为我也明白了，他也是被老板欺侮的一个。他呢，对我也略微好了一点。）

总之学徒的苦楚是说不完的。

拿师弟的话来说，他有三个希望：一个是希望自己生重病，因为生病回家是不坍台的；另一个是希望店里火烧了，因为店里被火烧而回家也是不坍台的；再一个希望是老板死了，因为老板一死，或许可以自由一些。我也常有这样的想法。当然，这种想法是天真的。回到家里肚子怎么办呢？不过到了被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

时候，也会忘掉肚皮問題，想着回家。显然，这种想法是不能实现的，那唯一的希望就是“滿师”了。我和师弟两人为了計算滿师的日子，特地每人放着一千粒大米，每逢早晨扫地时，就丢一粒給鸡吃；意思是一千粒米丢完也就滿了三年，我們的出头日子也到了。所以每在早晨丢掉一粒米时，心里就要輕松一下，觉得出头的日子又近了一步；这样似乎也觉得做人有些趣味了，心头不免要浮起一陣快感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去看，沒有丢掉的米还有不少，于是我們心里就埋怨日子过得太慢了。我們想，三年時間这样长，小人书上的孙行者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，不知他是怎样熬过来的。

现在眼见三师兄快要滿师了，怎的不叫我們羡慕呢！可是三师兄却为什么反而悶悶不乐，坐立不安，睡也睡不着，吃也吃不下呢？……一連串的疑問在我心里成了一个“謎”。

有一天上午，我們照例在談三师兄的事时，猛听得后面的鈴声大作，大家都以为老板来了，便迅速地站了起来，立得毕恭毕敬。可是推門进来的不是老板，而是他的儿子。

“雨墨！爸爸叫你去，快一点！”

“叫我？”

“是的。馬上去！”

大师兄和三师兄这时又不約而同地神色惊惶起来。我也怀着鬼胎，心惊肉跳地一步一步地直往老板家里走去。我晓得这次老板叫我去，不会有好事情的。我虽然在他店里还不到一年，但他的为人我已經了解得十分清楚了。

老板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，药鋪刚开张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

小攤子，後來凭了他的“聰明”發起來；特別是他又會做醫生，這在他也是一門生財之道，他開出來的藥方由於故意寫得別的店裡不認識，都成了自己店裡的獨攬生意。

老板不僅在經營上有他的一套，而且在待人處世上也有“超人”的手段。他不肯在別人面前做凶人，凡是做凶人的事都叫我們出面。有一次，一個農民來請他到十里路外的鄉村去看病，他見農民只推了一部羊角車來接，很不滿意；可是也不好開口，唯恐被別人說：“你挂着‘貧乏不計’的招牌，為什麼坐羊角車還埋怨呢？”於是就想出了一個辦法，那就是叫我們學徒出面向農民交涉。他對我們說：“我痔瘡正在發作，羊角車震動很厲害，吃不消，叫他們換頂小轎。”接着又補充一句，“話說得靈巧點，可別露出是我講的，不然……”

他對我們學徒也是這樣，我們敲碎了一隻茶杯，如果有客人在場，他就會裝得很寬宏地說：“碎了就碎了，今後小心點就是了！”可是客人一走，他就會跑過來“拍”的一記耳光，瞪着眼厲聲地說：“懶鬼！地上為什麼不打扫干淨！吃了飯叫你光玩的么？”

因此我們大家見了他比鬼還怕。鬼究竟怎樣可怕，我還沒有親身經受過；然而老板的厲害，我們已經早早晚晚地嘗夠了。這次老板突然叫我，大師兄和三師兄又驚惶起來，我心里更加害怕了。

“雨墨，你來啦！”沒有跨進老板的家門口，那個頭髮燙成獅子狗似的，粉香撲鼻的老板娘——老板的小老婆，身子一扭一扭地迎了出來。老板娘來迎接學徒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哩！

她領我到老板的房裡，這時老板正躺在床上閉目養神，看樣子好象有病；大概不是肺部發炎就是痔瘡轉重，不管怎樣，反正總是

沒有好病。

“坐坐，坐坐。”他一面說着一面揮手示意他老婆搬凳子。老板娘搬過凳子，又倒了一杯茶送到我手里，然後輕手輕腳地出去，還將房門關得緊緊的。

我想：老板從來沒有對我這樣客氣過，今天竟當我客人一樣，到底為了啥呀？

可是他老是不開口，室內靜得只有兩人透氣的聲音和“的搭的搭”的擺鐘聲。

老板大概在思考着什麼，而我卻窘得坐立不安，氣都不敢盡量透，兩眼不住地看看天花板、玻璃窗，用手捏捏衣裳角。

“雨墨！你坐近來些！”

我把凳子朝他床前挪動了一下。

“我做先生的待你好不好？”

“……好……的。”我很不自然地說了這句。

“對了，我收了這許多學徒，就算你最中我的心意。你大師兄太笨，你三師兄太調皮，你師弟還是一個小孩子，不懂事，眼前只有你是我最歡喜的。我近來身體很不好，又加上得給別人診病，所以這片店迟早要托你掌管的。”

“……”不知怎的，這時我心里卜通卜通地跳得很亂。

“不過……如果日後叫你掌管，你大師兄和你師弟我想都沒有話會講的，就是怕你三師兄不服氣，所以我想先叫他走；他一走，店里還可收個學徒，這樣，在目前你多了一個師弟，你就可以少做些零碎生活，在日後……”

我心跳得更厲害了。

“我叫他走，也不是沒有道理的，是因为他偷了店里的錢，今天叫你来就是要做个见証人。”

“啊！”我心里惊叫起来。我从对面衣橱上的鏡子里，看出我的脸色已經变得煞白煞白。

“怎样？你看你急得这样，又不关你的事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雨墨！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好吧！你細細想一想！該为你自己合算合算。”

这一来，我完全明白了。我明白了三师兄为什么近来老是失魂落魄。老板真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惡魔。我怀疑从前的二师兄在快要滿师的时候被老板解雇，恐怕也是一个阴谋。

我不能害三师兄吃“回湯豆腐干”，良心上也說不过去。我自己也尝过这种苦头的，記得我第一次学生意吃了“回湯豆腐干”，回家被人家罵“沒出息”，邻居們紛紛拿我的例子来教訓自己的孩子：“別和雨墨一块玩，玩了打死你！”那些孩子见了，就将两只手的食指往脸上划着，口里唱着：“回湯豆腐干，回湯……”这是多么难受呀！三师兄这次也是第二次学生意了，如果再使他吃“回湯豆腐干”，叫他往后怎么做人呀！尽管三师兄平日待我怎样不好，但骨，子里正是大师兄所說的：“我們大家都是吃人家飯的苦惱子人呀！”

我想起三师兄近日夜里失眠的情形，对老板的惡毒行为更加气愤起来。

“先生！我沒有看见，我不能做见証人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事情很出老板的意外。